

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不通於國制術字耳

人主者天下之利執

也

執之取利者也

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

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謙案禍也字

有之不如無之

不如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基謂窮極之時也盧文弨曰正文及其暴也上元刻

有有也二齊湣宋獻是也

湣宋獻是也宋君桓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

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

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

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

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

明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慎擇之

仁人之所務白也

白明

挈國以呼禮

義而無以害之

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

也。盧文弨曰正文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

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操讀爲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

然如石之固也。○盧文弨曰正文

操元刻從木注作操然落石

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爲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

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操明矣郝懿行曰操本作操此蓋借爲礫字礫者小石也揚注操讀爲

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確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礫耳

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

之所以爲

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

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

主之所極然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

不義之意也一口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

行曰極與亟極竝同極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

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爲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且王引之

日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引之

字微加之猶其也暇邇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

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

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

已有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

主字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義爲本仰魚亮反。劉

台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又下文國一

綦明楊注綦亦當爲基案綦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

極謂義後極謂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

信也俱見上文

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

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

下孟

簪之言語以義簪於言語謂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

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

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

本作以善據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

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般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

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爲相掩襲未確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

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

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俗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略例大閭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

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爲濟以

於義一朝而名聲湯以亳武王以鄩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

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

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

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

略奏矣

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爲

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

字通調給給功民版關釋禮之屬教極與湊同或刑賞已諾信

乎天下矣

已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臣下曉

然皆知其可要也

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皆知其可與要

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與

不欺其民

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

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救魯而不遂滅之爲已利之比也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

一暴明與國信之

暴亦當爲基也。郭嵩燾曰暴當爲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

雖在僻陋

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

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也

非本政教也

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

非致隆高也

禹湯之極崇高也非暴

文理也

言其駁雜未極條貫

非服人之心也

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

之故猶能致霸也

鄉方略

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

審勞佚

審以佚待謹畜積嚴

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鰲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鰲然上下相

向之貌鰲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閭閻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

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

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

利言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謙案羣書

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也外

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禁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

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

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繕林竊隨見正其所以有

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

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

離如是則敵

國輕之

不得人心故輕之也

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棊之而

亡

其極者則滅亡

齊閔辟公是也

辟公孟當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辟公使然故同

也

言之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

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爲務

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辟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

馳驚於它國以權詐爲務也

故彊南足以破楚

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

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誦秦

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北足以

敗燕

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中

足以舉宋

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槁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

之若擊枯葉之易也

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

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

是無它故焉唯

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

所以務白也

○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

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

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

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

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

所處也錯讀爲措○謝本從盧校作

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葳則塞

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錢本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葳則塞

刪之字虞王本亦無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葳則塞

曰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葳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

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危塞則亡

所以爲之善擇○盧文弨

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有脫誤似當云所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

非受之郭土然後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

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清封畿封鄭注皆訓爲

界言非徒畫分疆界君其國而予其民遂可以立國也何法

之道誰子之與也

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

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

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

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

答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

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辭下文兩設問答之辭皆有曰字則

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請故字而誤先

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

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

所以務白也

荀子多車敘前語者丁盜之也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

立

不以積久之法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

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

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

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作畝田注引

隨巢子憚明以爲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闢本兩

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

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敝貌與此義合敝

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轉瞬敝壞而非變也但改
王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
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苟義當然王古玉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
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改王改行也王則改其
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文弨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
與王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
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
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
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爲驚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
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驚然
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
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曰援
也一朝之日一口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緊對曰援
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
可信之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
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
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白

持則能持國也

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

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

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

國者必不可以獨也

君不可獨治也

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

相能如是者王

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

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

彊

若燕昭樂毅也

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

者之用如是者危削

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

綦之而亡

宋獻之比

國者巨

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

巨者大之極也

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

者存

小巨各半如水分流也

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

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

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

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

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

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氏即暴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

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

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呂

盧文弼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

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

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釋詩云如霜

凝諸辨趾故先謙秦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詩云如霜

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

說禮所以正國而卽引詩又中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
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徧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
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
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譏口將將王
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
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
爲爲禮也○盧文弨曰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
攻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
不以爲逸詩詩
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

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

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亂則國危治則國安

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

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

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姑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覲姑也釋文引
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姑然也是姑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
斯篇有覲面目毛傳曰覲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
姑無耳目猶言姑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姑因誤姑爲恬

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夫人之情曰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佚

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

注甚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

具謂廣大

道也

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

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

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

其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爲辨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並非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

是則恬愉無患難矣

○盧文弨曰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

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

者

○先謙案羣書治要緩作忘無者字

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

後百樂得其中

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

閭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

○王念孫

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虛從呂本案遂周書謚法篇曰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

謂之荒故曰荒遂樂宋監本作急遂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
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遂樂蓋亦從建本
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閣君下羣
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
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
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
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

道人主有職

在知其道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

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
曰一日當作一日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
孫曰一日與貫日相對爲文則曰非日之譌也君道篇作一日
而曲辨之辨與別古字通謂謂辨與別古字通謂謂辨與別古字通謂謂
則列爲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
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
正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

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

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

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

方爲務不是夫人主之職也

論相乃是人主之職

若是在躬親小事也

若是則一天

下名配堯禹

○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之

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

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

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

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

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

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

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

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

百畝一夫之守事

業耕稼也耕稼窮

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

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不足者使人爲之也

兼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白稱曰有餘言

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無交

趾北壤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紀也

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口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

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日而大有天下小有一國

本天子諸侯。虛文昭曰虞王合校必

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

耗謂精神竭

如是則雖滅

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

威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

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賊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

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執業權執事業

也。盧文弼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

王念孫曰勢者位也。威似權。權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

爲權勢失之。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

無權勢。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

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

也。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張國篇爲之者役夫

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

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

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

身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傳曰

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爲建百官亦誤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禮法之大分也共十

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建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

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

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證

之此亦當作共己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

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出若

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人若謂內外皆

事或曰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

若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

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

其土地來而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彼其人苟

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

斯有土也壹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故百里之地其等

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故百里之地其等

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其官職

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

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

而好利之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

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

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

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

者先危

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

之謂也

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蓬門者善服射者也

蓬門卽蓬蒙學射於羿羿蓬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蓬音達。盧文弨曰案史龜

策傳亦作蓬門音達迺之蓬亦讀爲鼙鼓蓬蓬之蓬門與蒙一

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蓬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蓬

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蓬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

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蓬門漢藝文志

作蓬門達卽蓬字之省古讀蓬達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

廣韻蓬紐有蚌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

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

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

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

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

王者之功盡此也 故人主欲

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

射及遠中細微之物 欲得善馭及速

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

君子矣

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弨曰考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辯

秦楚朝

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

謝本從

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其川知甚簡用智慮其爲事不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禁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

爲難

明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爲難也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

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

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

重多也直用反。盧文弨曰案正文

物字元

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

謝與榭同。盧

文弨曰

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秦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郝懿行曰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

成周宣

謝左公羊俱作謝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園固甚廣謝今經傳皆改謝爲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謝字

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

者也

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

制度以陳政令以挾

挾讀爲挾洽也

官人失

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天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寅諸深室也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

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

法度。王念孫曰楊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

年傳於是侈然外齊侯也邵氏晉

涵云侈然離散之貌侈侈同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

下之人應之如景嚮

盧文弨曰景俗作影嚮宋本作嚮古通用

是又人情之所同

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

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

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

閒隙也或讀爲閒愉樂也

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

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宰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

宰牢未詳

宰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服

或曰畢讀如以蓍茶蓼之蓍牢與漢書上嬖韓釜之轅義同皆
料理幹運之意也。○盧文弨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
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皋轉爲畢又復加頭
行曰案干祿字書畢俗皋字蓋皋俗作皋轉爲畢又復加頭
作皋以別於畢此正如漢成皋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羊又作則
下羊展轉增譌卽此類也皋額爲覆冒之意故皋牢亦爲牢籠
皆雙聲疊韻字也馬融傳云皋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卽作皋字
是已然攷皋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皋子佐禹顏氏家訓皋分
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傳近郭別字者也皋
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皋牢楊注引新序鮐本作宰
牢又列子望其巖室如此書人略篇作皋如人苟不狂惑慙陋
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困學紀聞已辯之

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

不世絕

○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與此句法同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

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

外賢疏賢也偏舉

人主胡不

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

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王念

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飲羅鱸鱸。鱸鱸之。言鱸。是謂妖倫。論枝。鱸鱸言不卽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並云不卽是非不。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念孫

論曲直是其證

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

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

職業業字益涉下文王業而衍。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復

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復

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功壹天下名配

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元。盧文弨曰。嗚呼君人者

亦可以察若言矣。此可以察如。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踵步而

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岐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

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踵。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

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也。郭詒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而譌。末者無也。言無

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

差。江似非。願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

子士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
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
下與重天之顯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塗過舉第半步而其
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覺
亦讀爲較不覺言不較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
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爲畏玉篇引聲類曰覺誤也
廣雅釋詁同幾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
過舉跬步而其幾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袁誤爲覺而義不
可明矣先謙案衢塗過舉跬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
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
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
屬爲句諸說皆未當

哀甚於衢塗

此謂求誠能之上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也

嗚呼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

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

不有罷士

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日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

無國

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

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上偏偏行上事也謂

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愚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也一謂合行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爲文下云四者

齊是謂上一苟又自釋之矣楊以爲令行誤

故其法治其

佐賢其民愿其俗美

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

對賢士與罷士對愚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

謙案王說是今

改從呂錢本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

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

盧文弨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

故湯以亳武王以鄘

鄘與

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

齊謂無所關也

桀紂卽序於

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

卽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

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 桀紂卽序於

歸者一也

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大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

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 故下之

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

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

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 然

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

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

法之樞要也

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文弨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爲言可見王

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

然後農分

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

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

案以上

文證之當爲共己各本作其己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

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茲已解上也

夫貫曰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貫曰積日也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郝懿行曰

節書多言貫曰貫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曰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慈段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

使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人徒有數璽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

人徒謂自徒給僉役

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決。

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卽

周挾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挾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

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挾也言於是禮之中排

亦曰挾讀為決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

制度數量然後行

念孫曰作制數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

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

數制鄒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數制卽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官人列

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

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

尼篇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故君人者立隆政

君子卽指仲尼尤其明證稱數義同楊注誤故君人者立隆政

本朝而當隆政是也此隆政爲假借楊注失檢彊國篇以隆正

脩政並言益知此注之非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

主百事之

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

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

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

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謝本依盧校也。

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

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

者說無之有也

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

既能當一人則身

有何勞而爲

而爲皆助語也

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

尙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

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齊桓

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

縣箕篋也秦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

天下不見謂脩

天下不謂之脩飾也

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

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要守在知任賢也

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

智者知任賢之君也

舍是而孰足爲也

舍是任賢

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

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

道行也必行此

任賢

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

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

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

愚者

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

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

聞

謹謂守行無越思

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

矣

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

上是治國之徵也

開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

本從廬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覲上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

制以化其上下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札形與化相似
化誤爲札後人因改爲禮禮字俗書禮字或作札形與化相似
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
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

人主之道如此

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

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

下曰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

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

當丁浪反

是過者也過

猶不及也

○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今依

王說從元刻增過字

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

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

悖辟惑辟

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

任

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

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力不故

荒也。君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

盛者也

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

要百事之聽

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

吏之分

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

當則可不當則廢

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

盧文弨曰。用各本。周宋本元刻竝作用。

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

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

先謙案

虞王本

循作修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

賞當爲尙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

長之如保赤子

漢與混同大水貌也。先謙案潢然解在富國篇

生民則致寬

生民謂活民謂

衣食

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

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

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國篇云
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無禮義忠信彊國
趨姦之心矣人百姓也又見下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
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
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
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誓
曰人無諱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接劍相

所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

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

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

不愉不字利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楊云不

字剩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消訛故地理志憤陽乃演陽也準是而言不愉或不愉之形謬亦未可定渝者變也其義自通

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爲偷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偷

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

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

突陵屬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

女之請謁以悖之

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

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

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棊勞苦

治要棊案羣書

是故百姓賤之

如佞惡之如鬼

字書無佞字蓋當爲佞病人也禮記曰吾欲舉

佞當作池與鬼相韻注引新序鮑本作賤之如池豕○郝懿行曰按楊云佞當爲佞似不如依新序作池爲長佞形近佞池形略亦

相曰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

司閒伺其閒陳投捷也卒

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

說論

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于忽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此之謂也。

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

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

尙，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以非所取

於民而巧。

若邱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猶非時也。文

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爲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

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

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

厭，足也。

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

并吞之貌。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郝懿

行曰：案啖者，噉也。噉，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

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欲

也。說文：欲，欲得也。請若貪欲與啖，音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

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爲啖食之啖矣。先謙案

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

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書正政通用也
如王說讀三邪者在句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事任也謂斷決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
任事於外也

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

故以變其志聿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

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曰進退貴賤則

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

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

恬愉無爲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睨智故曲巧僞詐故皆

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爲二義

失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以不隆禮義爲成俗謝本從盧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

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
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
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
失其句矣先謙案王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
說是今依呂錢本增

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

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

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郝懿行

曰按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

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

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

節忠義制職分。盧文弨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殺殺與務古

字通

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

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

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

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

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

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

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

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道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

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

不忠信而不桀矣

時斬伐卽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

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桀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盧文弨曰案所引晏子見襟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窵同案爾雅云窵肆也古書窵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徭俞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乃忠信而不桀矣

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然而當爲然後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

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觀諷言如是而百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

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

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資旅

安而貨財通是其證 財賄辭賁 百工忠信而不梏則器

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

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

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

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畧篇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

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

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

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先謙案

執位也說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
見儒效篇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
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
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

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

○都懿行曰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

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強今有拈

闕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

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

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桀者所以爲噉也

○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

輔黃圖御宿國出粟十五枚一勝大桀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
桀卽準桀噉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噉太元頃初
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墳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都懿行曰斗
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桀卽乾也所

以平斗斛者教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

與以無度取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鄧字盧文昭曰宋

案元刻有鄧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

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鄧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

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

反噴者齊也又說噴者齊也又說噴者齊也又說噴者齊也

對辭禍也又說噴者齊也又說噴者齊也又說噴者齊也

乘是而後鄧則鄧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鄧字

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鄧字又訓噴

為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鄧字先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

諫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鄧字

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

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

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

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

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

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

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

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

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

安樂之矣

○盧文弨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

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

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

○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

敵國不

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

塞

○謝本從處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

徐方既來

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

君忠順而不懈

○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譌爲侍又譌爲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

古書皆然轉寫者

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

敬愛而致文

○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

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

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

唐文弼曰元刻作不悻

請問爲人夫曰致

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

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謬

字

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

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

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

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偏也荀書浹多

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

盧文弼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羣以韋束也此亦謂敬

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竦之難羣讀方言

登拱戰栗也之望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皆

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

盧校態作應盧文弼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變應韓詩

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

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替也徧也賦

期賜職隔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

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故君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

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

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

○盧文弨曰修飾元刻作修勑案飾與飭勑古皆通

用勑音賁然漢已來亦卽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經義述聞○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

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

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

○盧文弨曰待俗間本作侍先

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

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

類○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

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

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

當爲別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

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

者槩也槩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文弨曰案帝

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槩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

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

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槩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

句呂錢本並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槩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

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

藝文類聚雜器部太仆卿覽器物部三難引作

君者槩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

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

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

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

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

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當有之字今

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

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削不滅亡不可得也

○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

也戰觀無危削滅亡卽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危削滅亡之情

不危削滅亡是其認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

危削滅亡之情

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

○盧文昭曰元刻作是聞難

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

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翻兩篇元刻亦僅存聞難

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

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漸道篇本云俞越曰狂卽里之

段字說文土部里草木妄生也從之在上上讀若皇狂說文作

雅本從里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

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

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

外傳作狂生狂亦里之段字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盧文昭曰

胥須也先謙

謀

案謝本從虛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訪毗劉暴樂也大雅桑柔持采其劉傳劉燦燦而希也箋及已將采之時則葉燦燦而疏樂燦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槧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虛失校今正餘詳攷證

人主欲彌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

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

○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

效篇曰有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相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美國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

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

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貪爲

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于是

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其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

相應又與好之相復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

○王念孫曰案

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

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

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

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

所二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

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爲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

善顯設人者。

也。

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壁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

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先

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

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

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

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爲用矣臨雖顯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

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

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

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

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

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

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

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先謙案說文擅專

也言得專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其官事

次。先謙案論當爲

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

所宜。

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謂人人皆載其事。

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上賢使之爲三公，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

弁衣裳黼黻文章，琬琰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

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

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

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

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

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

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

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是所衍也。盧文弨曰：衍

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俗間本作術先

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聖王。

財術以明辨異

。盧文弨曰財術元刻作財術

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

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術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

。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

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

民知方

。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

纂論公察則民不疑

。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

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

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

賞克罰儉則民不怠

。王

念孫曰克當爲克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儉者罰之

也王制篇曰百官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許宜傳宣因移書勞免之。毛本免字誤辭謝辭人辭強

惟穀永傳問免還樂並以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儉

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

先謙案材以

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卽官能之義

莫不治理則公

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

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

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先謙案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繁辭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

能勿易謂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

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

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願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彙與采字畧相似故慢誤爲

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

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

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

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

從心

○盧文弨曰四
服宋本作四支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
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
徑是矣

○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
身篇云其徑由禮義與此同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

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
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
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
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
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
士行之

非患也

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

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奸下同

雖欲

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

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

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

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經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蒞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公正之士眾人之瘞也

先謙案玉篇瘞瘡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

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

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

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

禁之以等

先謙案羣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義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

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

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

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

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惰、廣文弼曰流、

刻作惰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

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誦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

注謂枉也言白黑分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

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

不必得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

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弼曰善馭下俗間本有及

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錄如字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閒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鏹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破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氏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縣

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

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

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

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

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

謂用人不公

故明主有私人以金

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

先

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常爲大與此正同

彼不能而主使之則

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

先謙案誣能自以爲能大畧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

則是臣

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

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

之

郝懿行曰按側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側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余懋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

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豈私之也哉以爲親耶則周姬

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耶則夫

人行年七十有二黷然而齒墮矣

盧文弨曰黷當作黷與黷同韓詩外傳作解郝懿行曰

按黷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黷說文解無齒也蓋篆文黷與黷形近而譌耳

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

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

之故舉是子而用之

盧文弨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

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

果明

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疏職黷註

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

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

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

然後隱其所憐所愛

先謙案呂覽圖道篇高注隱私也

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

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

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

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猶言弛慢尚不正曰齟齬差參差不齊

而人主無由知

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

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

字案呂錢本足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

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然則

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虛按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

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

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

盧文弨曰嚮與向同

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

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

盧文弨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

習也荀書用使
嬖不作邪佞解

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

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

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

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儀禮士喪禮組

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履係也所以拘止履也漢書楊雄傳履屨

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

爲喻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

德音足以填撫百姓

盧文弨曰填卽鎮字元刻作鎮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

而不必相親也

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

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

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

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

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

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映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又其主也字或作環臣漢書地志曰以環主國爲還土謂營其風還篇子之還字漢書地志曰以環主國爲還土謂營其風還篇子之還字遺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下作說文云字解引作自營爲公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偏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閭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愿慤拘錄○盧文弨曰榮辱篇作鞠錄注謂鞠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計數纖齋而無敢遺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計數纖齋而無敢遺

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

○盧文弨曰元刻脩飭作脩飾

尊法敬分而

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

○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

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

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

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

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

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

○先謙案不泥

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

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

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

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

○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

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

目之樂

○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強國篇併已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

而親自賈日

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

○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

慮與臣下爭

小察而褊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

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

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倌

臣王先謙集解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

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解立在下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

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悅或作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

也

以佞媚爲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

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

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國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

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

營惑其主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此說與古同營而通用

使以距離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

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

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

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爲民所法刑猶影也如影

者刑如利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

案宋台州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

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

應之疾速如響之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

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

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

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

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侯惠王篇引作豫梁

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

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
譽之義先謙案楊俞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亡能臣用則必死篡

臣用則必危此言能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

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

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

楚華容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屯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

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

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

后。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趙之奉陽

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趙之奉陽

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

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

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

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燕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

君也

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

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盧文弨曰欲盡滅孟嘗

史記作欲去孟嘗君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

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

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

必謹志之

而慎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

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儉合

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

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王君有過謀過事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

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

用則去謂之諫

○盧文弨曰父兄朱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比合也知

率羣臣百吏而相

與彊君摘君

彊其亮切摘與矯同屈也○盧文弨曰摘君雖不

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

事見平

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抗拒也戰功曰伐左

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

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

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也○盧文弨曰此或讀爲拂舊本拂作佛詆案說文拂違也今

改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

○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盧

曰主惑二字疑衍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

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

○盧文弨曰於趙於

魏下俗本竝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

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

諫案設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諫爭輔拂之人信則

則朝廷不頗

君過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

爪牙之士施

則仇讎不作

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

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上用楊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垂與陲同○先謙案

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

獨謂自任其智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

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

盛成也說具榮辱篇楊注非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

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

聖君無失

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

中君可上

可下若齊桓公者也

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

補謂彌縫其闕謂除去其惡

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撓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撓拂則身見

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

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爲二義非也聽從

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

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實胥無善削縫限朋善純緣衣成

君舉而服之制割制縫純緣亦兩字同義縫綴如繡也呂氏

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迫

綈蓋古者謂縫爲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迫

宵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

○王念孫曰違讀爲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

也○諱辟繻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

相通繻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

諱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

身○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

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

一耳爲足此之謂也選詩兼取韻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

也○盧文弨曰不敢有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

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詔矯然剛折端志

而無傾側之心矯強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矯是案曰是非

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

和而不至流涵雖柔從而不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

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

言皆不違拂也○俞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闕當爲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

暴君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

○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雒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倭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人也入亦納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謂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人也入亦納也若馭樸馬未謂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人也入亦納也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也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郝懿行曰樸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餒人母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遇其邪施之樞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怨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爲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

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

欣喜之時

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多所聽納故因其怒也而除其怨

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

曲得所謂焉

因以道入之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

所謂所謂卽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

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

書伊訓也。盧文弨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爲伊訓

異文
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

不順上意也疾速也

疾而不順者不敬

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

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

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謬耳爲或爲違。盧文弨曰故

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

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

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

不能自保具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構內讐不能善處功

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

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爲善字之誤也韓詩外傳辨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

忠也

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

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

謂匡救其

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爲長楊注非

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使君有害

賢之名故爲下忠也

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

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

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

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

是。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微紂時事則說苑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

禽獸不知敬賢。盧文弨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

狎虎也

狎輕侮也言必見害

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

不知小人爲害有其於此也。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人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放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苦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其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

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

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

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

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忠信

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

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

禮義以爲文文用爲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喘而

言牖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

喘與勸學篇螻同喘微言也喘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

可以爲法則也。臚人允反。先謙案：煥集韻或作蠕，史記句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今正文及注作臚，是蠕之誤。字說文：臚，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蠕，不作臚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

調和不爭競也。

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

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王念孫曰：樂利，當爲樂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

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俞樾曰：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達矣。先謙案：二說並通。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

忠有所雍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

權險之平。

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

不可扶持，則變其

禍亂之從聲。

君雖禍亂，應

三者非明主莫之

能知也。

聞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

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諫爭君然後能善
逆戾君然後立功

出身死戰不爲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
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奪然後義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
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

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
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

功參天

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

先謙
案若本

過也而曲通其
情以爲順善

和而無經

經常也但和順
上意而無常守

不卽是非不論曲直

偷合苟容迷亂狂生

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先謙案
狂是生之借字說見君道篇

夫是之謂

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

此言

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
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

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詩商頌長發之篇球
玉也鄭玄云綴猶結

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
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指瑱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

旌旗之旒縵著焉引此以明湯武
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

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
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爲橫前後兩
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
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
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虞被四表
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竝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
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諧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
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楊誤分隱忌爲二
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卽意忌謂妬賢也史
記平津侯傳云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
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
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
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

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贐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之爲進於古人段借之義未盡得也

退姦進良之術

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爲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挾讀爲決能以禮挾治者則貴

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顯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謂也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川澗者龍魚之居也山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澗枯則龍魚去之山

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懿行曰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摧濯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

借字不誤山險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澗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山林茂正相反

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

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

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

法之總要相對爲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爲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臚畢泉陶謨丞民乃拉萬邦作又作與乃相對爲文言丞民乃拉萬邦始又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危潛既道雲夢土作又作與既相對爲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又也韞觀離

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

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

乎小人此之謂也

○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眾動天

得眾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美意延年

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

如神

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

夸誕逐魂

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

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謾謾所

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爲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盧文弨曰此句有誤當作而

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

剛而不曾字其引此文誠上
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
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

無善

行則賢
不至也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

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照也
郝懿行曰耀俗耀字耀者

投焉蟬以陽明爲趨也照蟹者火必開而後蟹赴焉蟹以陰開

爲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耀蟬聞主蒐

應如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
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

廣納
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

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卽中也楊以隆爲

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

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
王靖子伯和語人對不煩疑
中也楊以隆爲崇高亦失之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

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

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德化

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言

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之摠名也

禮者節之準也

節謂君臣之差等也

程以立數

禮以定倫

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

寬

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

文注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謂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

節奏陵而生民寬而安

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郝懿行曰陵者

上陵喻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田畜
言欲其寬饒不陝隘也節奏陵而文敦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
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江野公孫以久則可以世則則
兩章唱唯可祗謹而謹則可祗似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
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
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上文下安功名
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

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尊嚴

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

六十曰耆六十曰艾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爲師

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

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爲非夫子之言是也

能講論論虛困反。郝懿行曰論與倫古

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水深而回

回流旋也水深不

樹落則糞本

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

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弼曰宋本作水深而回

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

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本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

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

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樂

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弟

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

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

爲善則物

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

幸而過宥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盧文弼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

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九